

# 萬里無雲萬里天

## 儒將郭寄嶠

● 劉學鈔（現職：蒙藏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、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）

郭寄嶠一九〇二年，清光緒二十八年生，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年病逝於台北（一九〇二—一九九八），曾任重慶衛戍副總司令、甘肅省政府主席、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、國防部部長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。

日前媒體對郭寄嶠一九五〇年督導舟山撤退，及其出任國防部長改革役政，奠定台灣兵役制度多所贊揚，其實這項消息顯然只根據官方所載的資料，跟事實有些出入，筆者在郭氏出掌蒙藏委員會時曾任他的機要秘書，郭將軍退休後之二、三十年裏，也時相造訪請益，民國八十六年農曆十月十五日，郭上將在自宅歡渡百歲華誕，所以事實上是享年一百〇一歲，官方資料所載郭上將出生於民前十一年，可能當年爲了從軍方便，少報了幾歲。筆者生也晚又非軍人，因此對郭氏在軍中的英勇表現及神機妙算，無緣親身體會，但是軍方有史政單位，必有詳細的紀錄，以供後代撰史者之參考，但郭氏於民國五十二年底出掌蒙藏委員會以至退休的八年

多，迺至於退休後二十多年的歲月，郭氏的所爲所言，在現代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，筆者忝爲舊屬，特將所見所聞就記憶所及寫出，聊舉一二，以供撰史者補白。

### 名列四大參謀長之一

筆者出身貧寒之家，既無祖蔭，復乏奧援，大學畢業後在海軍陸戰隊服預官役，於五十二年見報載郭寄嶠將軍出長蒙藏委員會，筆者係政大邊政系畢業，對此消息甚爲敏感，因此向軍中長官探詢郭氏以往事跡，才知道郭氏有「中國四大參謀長之一」之稱（中國四大參謀長爲：郭寄嶠、羅列、蕭毅肅、劉斐）。筆者服役的單位是野戰部隊，只是團級而已，各級長官階級都不高，也不可能深入瞭解郭上將的生平事蹟，同年底去看望邊政系主任胡耐安老師，他也是安徽人，同時也是蒙藏委員會委員，由於五十三年就要退伍，希望能謀得公家機關工作，以便學以致用。恰巧這時胡師表示某情治單位來函

要一位優秀的畢業生前往就任，筆者謀職心切，立時表示願意去。可是胡師不願意他認可的學生去當「特務」，並告訴筆者還有半年才退伍，稍安勿躁，只好作罷。

民國五十三年春，我參加中美聯合登陸作戰演習後，放假回台北，再度拜候業師。當時他說郭委員長向他要一名儀表端正、文字順暢具蒙藏背景的學生到蒙藏委員會服務，耐安師乃將筆者向郭委員長薦舉，後來雖然經過了些波折，筆者於五十三年七月中退伍後二個月，終於面謁郭委員長。一個少尉退伍的預官，要晉見一位上將，難免有些緊張，再加上郭氏濃厚的安徽口音，初時還聽不懂他說些什麼。詢問再三，才知道他問履歷表帶來沒有，就這樣在十月初筆者正式成爲蒙藏委員會的職員。

當年高考還沒放榜，只好以專員名義送審，在秘書室服務，原來聽不懂安徽口音的國語，經過幾個月的耳濡目染，倒也耳熟能詳了。

## 鐵杵磨成可用之才

民國五十三年底高考放榜，筆者幸獲邊疆行政類優等首名及格，郭委員長頗為欣慰，親到秘書室道賀。未幾即發表為薦任秘書，稍後調任為機要秘書。除了登記行止、安排訪客外，還要處理委員長私人函件，外帶外文的譯寫。

筆者初離校門不久，未曾學過八行書，一封箋函，數易其稿才敢上呈，結果還被發回重寫。重寫之後，又被改得面目全非。當時年少氣盛，看到批改過的函稿，幾乎是臨表涕泣不知所云，一股不服氣的心態油然而生。於是買了幾本像秋水軒尺牘之類的書，夜以繼日的生吞活啃，再加上郭委員長平時的耳提面命，總算差強能寫出一封暢順的箋函。

原以為從此可以有太平的日子過了，沒想到郭委員長又將在報端上看的重要新聞指定寫成論文，比如當年中共核子試爆成功一事，責成寫成評論性專文，文長規定一萬字左右，而且要越快越好。接到這項指令後，誠惶誠恐是不足以形容當時的心情，只恨在唸書時沒有好好讀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以及軍訓的戰爭論，簡直不知從何下手。只好跑圖書館、查資料、讀剪報，花了三天時間，寫了九千多字的「文章」（如果也算是文章的話），滿以為旁徵博引、字斟句酌大概可以過關了。沒想到上去之後，他大概只看了

幾行（看過之處，都有紅筆斷句），批了兩個字「重寫」。開了三個夜車，換來這種結果，不僅氣餒，簡直洩氣，只好咬緊牙根「重寫」，結果是看了二、三頁，批語照舊。如是者不知凡幾，最後總算他看完了全文，批了「很好」兩個字。就這兩個字，讓筆者歡喜好幾天。

類似這種情形，在當機要秘書的二年多中，可以說是經常出現，其間跟政大師長們談起時，他們說「這是郭委員長在磨練你，希望你能把你磨練成可用之才。」嗣後二十多年公務員生涯中，撰稿辦文勉強能文從字順，應當拜當年郭委員長磨練之賜。

## 大帥治事恩威兼施

郭委員長原非研習邊政，對於蒙藏學識所知不多，但是他能勤於學習，平時對於蒙藏邊政方面的書籍，不但加以蒐集，更可以說是不手不釋卷。他讀書有個習慣，不僅是加以斷句，還時而加以眉批，因此凡他所讀過的書，都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。蒙藏會裏同仁對他的好學以及博學強記的本事，無不佩服萬分。而他在動員月會中，也經常勉勵同仁要努力讀書充實自己，義正詞嚴，使同仁既畏且敬。又由於曾經是上將，統率過百萬大軍，不僅足跡遍佈大江南北，更會到過西北新疆，在當代文武百官中，罕有其匹。因此會內同仁在背後都稱之為「大帥」，這個綽號含有既尊敬又畏懼的矛盾心態。

「大帥」處理公務是恩威兼施的。記得民國五十五年五月，達賴喇嘛的姊夫彭措扎西·塔克拉先生來台時，大帥指派筆者全程陪伴。因為塔克拉是南京政校畢業生，而筆者也是台灣政大畢業，可以說是前後校友，所以指派為「全陪」。當年各機關預算都不寬裕，但是大帥認為陪伴貴賓不能寒酸，除了攜帶足夠的現款外，似乎是一萬元，並再三囑咐。該花就花，現金如果用掉一半，立刻打電話回來派人送去；對於接待外賓的各項車餐費用也都加以考慮，使人可以全心投入工作。他對會內同仁也都是如此這般對待，讓同仁們樂於效命。

此外，大帥也很重視屬下的尊嚴，記得有一次下午快下班時，聽見他的叫人鈴聲，就進入他的辦公室。當時他埋首批改公文，並不知道是筆者進入，以為是工友「老田」，只見他用手指向茶杯，當然是要加水的意思。可是當年筆者認為公務員乃是國家命官，既非隨從，更不是工友，二話不說回頭高喊：「老田！加水」，這時大帥才抬起頭看了下筆者說：「對不起」，現在想起來，不免自責當時年輕氣盛，其實為長者服其勞，原是應該的事，何況只是舉手之勞的小事呢？

## 內地邊疆唇齒相依

在民國五十年代，蒙藏邊疆問題根本沒有多少人去研究，更不容易引起社會重視，

曾經有人比喻蒙藏委員會就像是臉上的眉毛，有了它起不了什麼作用，沒有它卻不像一張臉；這個比喻虛而不諱，卻相當貼切。但是大帥卻不作如此觀，他認為近代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，都是由於忽視邊疆所引起。如果仔細研讀近代史事，不難發現大帥之說是一針見血，於是他更將這種看法濃縮為兩句話：「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，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」。這兩句看似平淡，如果仔細推敲，還真蘊含著不可磨滅的道理。

細數英、日、俄各國對華侵略，都是從邊疆地區開始，而邊疆地區地下資源豐饒，只是地表上條件較差，所以地廣人稀。近年曾有大陸社科院學者馬濱作了一個分析，他說如果從東北的滿洲里到西南的昆明，劃一條直線，線以東有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，但是地下資源只占全中國的百分之六，線以西，也就是邊疆地區，人口只有百分之六，地下資源則有百分之九十四，在地理位置上更是居於國防要衝的地位，當然是內地各省的屏障。龐大的地下資源如果沒有內地的人力、技術與資金，當然也無法開採，聯帶的就無以繁榮了。若非郭委員長親臨西北，目睹氣勢雄偉，兼以先後出掌國防部及蒙藏委員會，實在很難說聚出以上這兩句名言。

### 哲人其萎典型長昭

郭委員長於民國六十一年卸任委員長後

，一直都住在和平東路一九九巷的平房，到七十一年才遷居臥龍街現址。他生活簡樸，但是仍時常運動、讀書、寫字，其書法蒼勁有力，而且富書卷氣，譽之為儒將，洵屬洽當，大概是民國七十年，一時興起，想以漢、滿、蒙、維（吾爾）、藏五種文字寫一幅中堂，象徵五族一家、民族平等，漢文部分自然非郭委員長莫屬，於是走訪老長官郭大帥，商量究竟用那幾個字才足以代表五族一家，結果用「天下為公」四個字（見本誌三七九期第九十三頁），他老人家當場揮毫，果然鐵劃銀鉤，較之顏、柳、蘇、歐毫不遜色，當五種文字都寫妥後，加以裝裱，如今仍掛在筆者家中，往來友人見有此幅中堂，無不羨慕有加，筆者也樂於將大帥事蹟向來客一一解說。

郭氏一生歷任要職，甫逾不惑即擔任甘肅省主席，之後又曾統帥十萬大軍，筆者任其機要秘書時，因為蒙藏會只有七十幾個人，當時他笑稱：「往昔曾統十萬大軍，而今只領導不及百人，較諸連長猶為不如。」說罷哈哈一笑，郭大帥自奉甚儉，一生廉潔自持，晚年甚至要仰賴退休補償金維持，今（八十七）年六月二十日，筆書親自將他老家的退休補償金送去郭宅，也蒙他親自接見，當時曾經攝影留念，沒想到事隔卅幾天，大帥就與世長辭了，這幾張相片或許是老先生最後的留影，這卅幾年來，大帥對筆者而言，真是亦師亦長官，大帥還有許多對現代史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三七八期第五十八頁上欄倒數第九行最下面一字應改為「發」。

△三七八期第五十九頁上欄倒數第四行第十三、十四兩字應改為「雲南」。

△三七八期第六十五頁下欄第九行第十五字應改為「上」。

△三七八期第六十六頁下欄第十六行第十六字應改為「月」。

事的率直看法，在未來有所論述時，或許會加以引述，而今哲人其萎，但是典型長昭。（參考中外雜誌三七九期九十頁王健撰「郭奇嶠小傳」）